梁曉聲的作品《人世間》

讀、看小說和電視劇《人世間》的觀後感

2018年1月11日，作家梁曉聲的新作《人世間》在京首發。 2019年7月，獲第二屆吳承恩長篇小說獎。
8月16日，榮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20世紀80年代初，梁曉聲發表了《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成為我國知青文學的代表作家。

1968年，高中畢業的他，趕上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成為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一名「兵團戰士」，在北大荒度過了7年的知青歲月。也正是這段經歷，讓梁曉聲對人世間的種種生活經歷比別人有著更為深刻的體驗和感悟。

正是那段經歷，也使這部巨著誕生了。書中的每一個人物，每一個故事都離我們不遙遠。

從80年代後期開始，梁曉聲轉向為平民代言，回城知青、下崗工人、進城農民、莘莘學子等都成為他關注的對象，這在他的《返城年代》《年輪》《知青》等虛構寫作和《中國社會階層分析》《鬱悶的中國人》等非虛構寫作中都有體現。《人世間》(三卷本)全書一百一十五萬字，題材容量大，時空跨度大，刻畫人物多，既抒寫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光榮與夢想"，也反映了改革開放進程的艱難和複雜。小說主要圍繞春節歡宴、家庭聚會、重大事變結構來表現。

內容簡介：

梁曉聲的這部作品立足于底層，以平民視角，以北方城市的一個平民社區「光字片」為背景, 抒寫草根青年的奮鬥和拼搏。敘述了周家三兄妹周秉義、周蓉、周秉昆和住在「光字片」等十幾位平民子弟在近五十年時間內所經歷的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和奮鬥歷程。小說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至改革開放後的今天，以不同的角度、方位以及層次描寫了一個家庭的歲月浮沉和一個時代的社會變遷，寫盡了圍繞周家三兄妹周秉毅、周蓉、周秉昆身邊的所有人物的命運。小説的的講述嵌入到中國社會近50年來發生的上山下鄉、三線建設、推薦上大學、恢復高考、知青返城、對外開放、搞活經濟、國企改革、個體經營、棚戶區改造、反腐倡廉等重大社會變動發展進程中，他們生活的磨難與困苦、他們懷揣夢想艱苦奮鬥的尊嚴與榮光。裡面涉及到了方方面面，有高官，有平民，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有過去也有現在，斗轉星移，五十年人間換了模樣。尤其透過周秉毅和周秉昆兩個年輕人的奮鬥故事，講述人與命的深度糾葛，呈現不幸和幸福的多維辯證，思考人何以為家，何以為人。

他們幾個中有的通過讀書改變命運成為了社會精英，有的子承父業努力打拚辛勞謀生，其性格命運雖各有不同，但始終恪守勤勞堅忍、自尊自強、正直善良、珍愛友情、樂於助人的倫理道德，做一個好人是他們的信念或者說信仰。尤其是德才貌兼備的周秉義和人稱"一根筋"的周秉昆，所作所為更閃爍出人性真善美的光亮。這也是我們這一代人能夠了解和理解的，現代年輕人卻無法理解和接受的可悲狀況。比如：給現代的孩子說學雷鋒，他們就有著不同的解讀，還説那些事是不可能發生的。

小說中周家"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周志剛，德才貌兼備的周秉義、周蓉兄妹，到人稱"一根筋"的周秉昆，個性和學養不同，卻都遵從中國傳統的道德，表現出高度文化的自覺。特別是周秉昆，個性倔強，執著愛情，信守承諾，敢於擔當，扶危濟困，鞭撻醜惡、無怨無悔的品性，就好像是我們在三十幾年前身邊的某一位家人同學同事或朋友。

雖然小說中有人通過讀書改變命運成為社會精英，但更多的還是像父輩那樣努力打拚，辛勞謀生。書中人物的性格命運各有不同，但總體是善良正直、自尊自強、勤勞堅忍、尚禮樂群等人性中的幽微之光卻永遠閃耀，夢想的力量也令人盪氣迴腸。在50-60年代期間，許多的年輕人就是這樣生活的。這確實是一部關於苦難、奮鬥、擔當、正直和溫情的小說，以平民視角，悲憫情懷，激烈的戲劇衝突，縱橫交錯的複式結構，通過一個個可親可感的人物全景展示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一家人在完成各自人生使命的同時，也在書寫一部當代中國百姓的生活史詩。

通過這部小說我們也能體會到正如我們自己出生成長的地方一樣會有親情、友情、愛情，這種情感支撐著我們，也牽絆著我們……

1)小說的人物 主要是普通的工人和家庭婦女以及他們的後代以及後代子孫的出人頭地的心理和社會反映

2)當時的歷史大背景（闖關東的人員及逃荒的人員）

3）戶口簿的重要性（農轉非，農轉工）（是無數人位置奮鬥一生的目的）

4）東北棚戶區的形成棚戶區人員的混雜

5）大三線的歷史背景（那時候的備戰備荒，軍事備戰，挖山存儲軍備或生產軍資）

6）生活的清苦（因物資乏匱，加之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是專控管制，買什麽都需要定量和票證供給）

7）對女性的歧視，尤其對失婚女性的鄙視和欺辱（無論政府和街道居委會以及普通老百姓，都會以所謂的傳統觀念來看待這一類女性，故以各種形式加以侮辱、欺凌、孤立、落井下石，而且嚴重的影響了這一類人後代的生活長達很多年。

8）農貿市場的管制（不允許人們私自售賣任何東西或農副產品）

9）孩子的教育和相互之間的影響和攀比（比如誰誰誰家的孩子等，但那時候主要是比孩子的學習好和做人乖巧）（可是現在呢？）

10）普通人對政治的迷茫和不甚理解（主要是人們普遍的文化水平低，加之政府各種統一口徑的宣傳和政治思想及理念的管控，人們只能乖乖的聽從和盲目從衆）

1.小說的人物是反映了普通的工人和家庭婦女以及他們的後代以及後代子孫的出人頭地的心理和社會反映

小說中主要展示了中國人民傳統的優良品質，誠實守信，仁義禮智信是做人的根本信條和基礎，並貫穿了知恩圖報，扶濟弱貧的信條。小說也通過篇幅真實性的描述了人性的醜陋與自私，軟弱無能和抬高踩低的普遍存在的現象。

小說特別注重了家庭理念，妻以夫為綱，夫死從子倫理觀念。因為那時候工作單位的條件要求嚴格，人們無奈的慢慢打破了子承父業的觀念。但是成員之間的人倫關係，敬老慈幼，上尊下卑，家裡當家做主的人是誰（反复強調誰說了算），鄰里關係，工友關係。特別強調了中國傳統的觀點：平家國、齊天下，家永遠都放在第一位上。那時候還是參照從古至今都沒有改變的觀念就是結婚生子，開枝散葉，鼓勵生孩子，孩子越多月光榮，一般家庭最少是三個孩子，沒有男孩或者只有一個孩子，或者只有一個女孩的家庭，那是會被人擔憂同情甚至會被家族鄙視的，會說一些流言蜚語。不過此書中卻突出了兩個女人，一個就是曲書記，她即是女領導，又是女強人，即是革命隊伍中老夫少妻的典型，又是表面上妻管嚴的代表，但實際上還是需要以撒嬌耍賴嗔怪的方式來取得自己想要得到的結果。

還有一個是大兒媳郝冬梅的媽媽，也是一個革命老幹部，也是老夫少妻，為了革命連孩子都丟了。雖然各方面都很優秀，可以威震下屬，一直拿著架子，但在丈夫的面前還是要尊卑有序，不得越界，一切決定均以丈夫的意志為準則。

2. 社會現象的歷史背景

那時候在正規的國家單位工作是人們的嚮往，拿公家的工資是人們的驕傲

小說就這方面展示了人性最根本的善良，平實，低文化者的自卑心理和對有文化的人的崇拜心理，官家人和有知識人之間的距離和違和感。比如：那時候人們覺得領導們都是至高無上的，有文化的領導人更是得到人們的崇拜。人們願意自己像羊一樣被頭羊領著幹事，聽頭羊的號令。這種從衆心理雖然一直延續至今，但是那時候的人們更是乖巧的可愛。

3. 文革時期的真實情況：

在那個時期，打到走資派和臭老九，砸碎一切封資修的東西，對廟宇、學校、歷史文物、學術的研究成果和論文等等，全部都被砸爛燒毀。相關的人員也要受到懲罰和批鬥，或者送去勞改和改造。特別鼓勵全民揭露身邊人或單位的領導，給他們帶上政治懲罰的帽子被批鬥游街。社會關係更是非常敏感，對海外關係更為敏感，相比較而言，對有蘇聯關係的人稍微好一點點，因為中蘇關係一直沒有真正的破裂到底。那時說蘇聯只是修正主義，其他的一些西方國家卻是帝國主義，是敵人。

4. 假大空的報喜不報憂的內容：

畝產萬斤，砸鍋集鐵自建煉鋼爐，愚昧的政治熱情和瘋狂的打砸搶行為，我們小時候經常會看大人們擡著大紅喜報，敲鑼打鼓的在街上游行，說是向黨和領袖報喜，向祖國證明我們也能自煉鋼鐵，不怕美帝國主義的鋼鐵制裁，實際上卻破坏了許許多多精美的物件，現在都已經絕跡了。

5.外行管理內行的形成

那時候，參加革命的人大多數都是無產階級，有的是因爲家裏太窮參軍，大多數的人沒受過高等教育，或者基本教育。但是新中國成立后，工農商的巨儒都被管制、鎮壓或槍斃，社會需要大量的基層幹部，政府就從當時參加革命的成員中推選一些外行來管理內行，在各行各業中非常普遍。可是，因為主角周志剛是個八級工人，在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時候，這個工人就是寶貝，是可以傲氣的。那時候各學校要組織學生到工廠學工，讓工人教育學生。口號也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學校更是要求學生學工學農學軍。

6.普通人對政治的迷茫和不甚理解

那時很多人對什麼是革命不理解，但又朦朧的感覺革命應該是一種很大的事情，不是平民百姓可以涉足的，所以就有了很多平民化的想法和意識

比如周炳昆就有自己的理解。他覺得之所以他一切事情都不是很順，生活過的也不過如此，主要是因為自己病了，被幾乎無孔不入的革命搞出病來了。他不但可憐自己，還可憐那些專愛革別人的命、似乎認為人活著就是要革別人的命、分分鐘都應該不忘革別人的命的「革命人」。他清楚地知道，肖國慶、孫趕超們和自己在此點上是一樣的。他們也被「革 命人」搞出病來了，只不過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避談罷了。那時候最怕的就是禍從口出。

除個別人，他們這樣一些底層人家的青年聚在一起，基本上是不聊政治的，就算有人想說政治方面的話題，幾乎也沒人響應。「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他們也是如此。哪一個同齡人如果太關心政治，朋友肯定是不多的。可能惹出不必要的麻煩倒還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不感興趣。關於「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 一條語錄，他們也能一張嘴就說出來，但那純粹是一種條件反射，是不過腦子的，好比一聽到口號如雷，就習慣於本能地舉起胳膊那樣。

對於周秉昆和他同齡的人來說，關心政治是哥哥姐姐們，也就是「文革」初期的紅衛兵他們的專利。那時他們自己還都是「紅小兵」，並沒輪上過轟轟烈烈地造什麼反的機會，只不過將哥哥姐姐們的「革命行動」當成一場場街頭或廣場上演的大戲來看而已。等他們也到了哥哥姐姐們的年齡，哥哥姐姐們卻都「上山下鄉」，成了「知青」。雖然他們僅比哥哥姐姐們小四五歲或兩三歲，但與哥哥姐姐們很是不同。遠離城市的哥哥姐姐們也等於遠離了三六九等的城市生活，他們卻仍都生活在那種分明存在的差別之中。有些差別不僅無法超越，而且根本沒什麼道理可講。沒有人與他們玩平等，哥哥姐姐們的造反並沒有成功地為城市或為他們自己反出什麼平等的遺產。所以，如果他們中誰的哥哥姐姐當初是響噹噹的造反派，而且下鄉了並沒給自己給家裡帶來任何實際好處的話，那麼他們內心裡就對哥哥姐姐們當初的「革命行動」頗不以為然，還會私下裡極不敬地嘲諷為二杆子、冒傻氣。

後來長大了，特別是參加工作以後的他們，逐漸了解社會是怎麼回事了，於是很快搞明白了一個道理———參與政治運動應該首先有點兒政治頭腦。他們心裡又都清楚，姐姐們中幾乎沒有一個，哥哥們中有也不多，幾乎百分之百的哥哥姐姐們只不過跟著大形勢瞎起鬨几年罷了。何況，對於政治，他們也真的沒什麼自己的話非講不可。那時候廣播上天天說「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東風（中國）繼續壓倒西風（西方），東風越來越猛，西風越來越弱」，「國家更加富強，人民更加幸福」，老百姓還剩下什麼更樂觀的話可說呢？非說相反的話，那不是反動嗎？從本質上說，他們恰恰是在大家空前地變成「政治動物」之時，悄然且又速成的成爲政治冷感動物。

你要以為若不聊政治，朋友們聚在一起的話題空間會很寬泛，則就大錯特錯了，因爲藝術、文學、歷史、科學、哲學等他們都聊不來，那不可能是他們的知識長項。但若以為他們朋友間便沒了什麼可聊的話題，那也是大錯特錯。實際上，他們中許許多多人彷彿具有一種天生的非凡能力，他們即使在一個很細小的話題範圍內，也能聊起興緻，聊出感情的火花；特別是幾個相熟的人守著一桌子菜，喝得半醉未醒的狀態下。他們能像他們的父母一樣，將越聊越投緣的話，往往就會聊一個上午或一個下午還意猶未盡。（這就是人們常常說的有共同語言吧）

蔡曉光有一段話說的特別深刻:「秉昆啊,什麼叫老百姓，我比你懂，你哥比我懂。依我看，現在不是答疑的時候，時候不對，解釋了也白解釋，你就是詛咒發誓，疑心重的人他還是個不信！中國目前的事，難就難在許多人對官員對政府失去了信任。如果像你說的那麼做，就得今天向這些人解釋這些問題，明天向那些人解釋那些問題，後天又有些人有新的問題了。成天解釋來解釋去的，沒精力把正事干成了。中國老百姓說好也好，說操蛋也操蛋。一關係到個人利益，針尖那麼大的好處也會打破頭去爭，拔一毛而利天下那也絕不會幹！有那更可惡的，明明是件對大家包括他自己的好事，稍不滿足，就煽風點火，起鬨架秧子，把好事攪黃了心裡才痛快。這種人天生就是攪屎棍子。他們的思維方式是，一塊蛋糕我要吃一大塊，有人不是偏不讓我吃嗎？那我就往蛋糕上拉一坨屎，叫你們誰都休想吃上一口！光字片就沒這號人啦？（也就是說我不好，大家誰都別想好的心態)

周秉昆知道光字片也有那號人，但他不願承認，因為光字片與自己有著血脈聯繫，他非常不情願面對現實。

最後鄭娟心口快的說「有，還不少，東挑西挑、欺軟怕硬、又賤又壞的人也有！」

在那時候生活用品以及一切生計都是統籌規劃和統籌管理，比如購買所有的生活用品都要票證，都有限制，不是有錢就能買到的。

有一個情節是這樣的：為了能買到一些不要肉票的豬肉過年，秉昆和幾位朋友悄悄地湊了錢，在冰天雪地裏走了很長的路才到了那個肉食品小賣部。秉昆進入小店，見一角落有人坐過，墊屁股的報紙還在地上，便走過去坐下。他不由自主地回憶起近兩個月來自己經歷的大事小事，深感每一件事都不同程度地改變了自己，影響了自己對人生、對老百姓常說的人世間的看法。他由塗志強成了殺人犯被公開處決，想到了塗志強的父親，那位捨命救工友的老工人（是木材廠的老工人，為了從電鋸下救工友而死。其實更可能的是老工人希望以自己的犧牲換取兒子在工廠裏得一份工作的機會）。以前木材加工廠的宣傳窗里一年到頭貼著那老工人的大幅半身照，塗志強出事的第三天就被揭下來，以後當然也不會再出現在宣傳窗里了（這就突出的表明了人死如燈滅，人走茶涼的普遍性和令人寒心的各單位或社會冷漠的真實的人際關係）。他不認為塗志強天生就是個殺人犯，也不認為韓偉（就因爲用一張有領袖像的報紙叠青蛙玩而被批評進而就自殺了）天生就不拿自己的命當命。他認為他倆的死，都是由於一時的衝動。是的，是衝動，這是兩個非常可怕的字，這兩個字一時控制了誰，誰那時就處在危險邊緣了，不但對別人危險，也往往使自己臨險而不知。

7.一般人對文化的理解和接受能力

一般人對文化作品的理解都在很淺層的層面上，只用好作品或壞作品來表達，比如現在我們說一篇文章寫的好，就說：好文！太棒了！超贊等等。可卻會用非常樸素的語言將當時的社會現象、狀況，還有人們的生存狀態的真實含義講出來。如小龔叔叔說的那個因為用報紙疊青蛙的韓偉，就是因為有人檢舉，在正玩的高興的時候，被警察抓了現行，說是反對領袖，破壞革命，最後跳樓自殺了。那時候這種情況發生的很多，所以人們都小心謹慎地處理廢舊報紙。但是作者的觀察力和功力非常厲害，用一個故事講述了當時的狀況。

再比如說秉昆突然扯著嗓子喊著一首蘇聯愛情詩，小龔叔叔聽到后就批評道：「歪詩！，純粹是歪詩！你喜歡詩那也應該喜歡好的，好詩應該給人以精神上的力量，讓人聽了熱血沸騰。今後再不許扯著嗓子在路上喊歪詩了！白天不許，晚上更不許。這是在咱們派出所的地面上，如果是在別的地方，恰巧被一名並不認識你的民警聽到了，還不將你當瘋子帶到派出所去呀？要是那樣了，你要說清楚自己不是瘋子很麻煩。需要街道開證明，說不定還得咱們派出所去人把你領回來，而那個人肯定是我呀。那你不是給我找事兒嗎？這還是較好的結果。不好的結果可能就是，人家倒是相信你沒瘋，卻懷疑你對現實不滿了。你一個生活在社會主義中國的青年，你的快樂是有限的嗎？既然你還沒談過戀愛，在大街上扯著嗓子喊什麼痛苦什麼失戀？你是不是有含沙射影之嫌啊？那你還能說清楚嗎？我能輕易把你保出來嗎？」

小人哪兒沒有啊？哪兒都有，街道也不例外。尋常看不見,偶爾露崢嶸，一露崢嶸，好人就不得太平了。這一段說明了多麼深刻的人性和社會的複雜性以及人們在當時的社會生存環境。

8.對女性的歧視，尤其對失婚女性的鄙視和欺辱

對單身女性未婚先孕的，或者是失婚的女性有一種莫名奇妙的歧視和扭曲心裡，恨不得把最難聽的話語和污水潑向這些弱勢女子。欺人之談和流言蜚語可以說用唾液來淹死人，用三寸不爛之舌壓死人。但是有些男性對這類的女性又是另一種心態和方式：因爲鄭娟是個漂亮的女人，當鄭娟挑水排隊的時候，他們的目光往往蜻蜓點水般在她臉上停留一兩秒鐘，之後面無任何表情地迅速把目光移開。那時鄭娟的感覺便似針刺臉，那些男人的目光中太有男人對好看女人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尋思意味，一種隱含的性幻想和暗中的褻瀆，讓女行往往感覺如赤裸的站在男人的面前那樣令人羞恥，所以鄭娟她只有面無表情地當作一個隱身人。

即使如周秉昆那樣有工人家庭嚴格家教的老實孩子，在看到鄭娟的時候也是有這一個男人對失婚女性的鄙視和不純潔的心思。比如他對自己內心活動的分析和自省是這樣的：

他的心彷彿被剛剛擺脫的事掏空了。那事已經過去，如同歷史，如同從他心裡滔滔流過的江河水，沖走了內心裡的許多髒東西，包括堆積在內心邊邊角角的髒東西。他知道那類髒東西以前在自己的內心裡一直有，就好比煙道通煙必掛煙油，自己每長一歲，內心裡的髒東西也就掛得越厚，堆積得越多。就在剛才，在鄭娟家裡，當他第一眼看到她時，內心裡所產生的首先是一種狂野的簡直難以克制的衝動，那就是撲到她家的炕上撲倒她的衝動。如果鄭娟她順從，那麼他求之不得。如果她不順從，那么自己會打她，直至她不再反抗。

他很明白自己心裡為什麼會產生那麼一種狂野的衝動——因為從一開始他便懷揣著莫大的也是莫名其妙的好奇，想要親眼見識見識，和塗志強秘密結為夫妻的女人，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女人，否則，他根本就不會答應那個馬臉和瘸子二人求他的事。不論是相求還是逼迫，如果在他內心里佔據主導地位的不是那種莫大的好奇，瘸子二人的目的根本不可能達到。在他拎著雞蛋走向那條衚衕時，他一次次說服自己說，他自己的好奇那是完全可以原諒的。哪一個像他這種年齡，未婚，不曾與女性發生過任何一點兒親密關係的青年，咋會不好奇呢？何況鄭娟她已成了小寡婦！更何況自己是給她送錢去！四十元是不少的一筆錢。自己這一代人，有多少父親們每個月才掙五六十元錢啊！

再著說，自己內心裡並非僅有好奇，畢竟還多少有些同情。但他不曾料到或者說他不明白的是進入鄭家的門，一見到炕上的鄭娟是那種樣子時，他的同情心頓時被狂野的衝動一衝而光。那時，彷彿同情是內心的嫩草，而那種狂野的衝動是噴火器。

他還有幾分明白的是自己內心裡的同情之所以被狂野的衝動一掃而光，第一，因為鄭娟是美的，她的美太出乎他的意料，而且恰是他所朝思暮想的，在現實生活中還不曾遇到過的那類女性的美；第二，因為她衣著不整，也未梳洗，反而對他造成更巨大的從沒遭遇過的異性誘惑；第三，他內心裡頓時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憤憤不平——他塗志強的女人憑什麼是一個美人兒？憑什麼啊！不必與各方面優越又出色的青年比，就單與自己比吧，無論從家庭情況，還是從給別人的印象來說，他塗志強究竟有哪一點比自己強呢？自己起碼沒什麼不良記錄吧？第四，他當時認為鄭娟她是卑賤的——她與一個有不良記錄的青年結為夫妻，結果讓自己最終成了一個已被處決的殺人犯的小寡婦，難道不是卑賤的嗎？她的不容置疑的卑賤，讓秉昆覺得自己高高在上。

是的，以上都是他內心裡當時的真實活動。一個不過是醬油廠的苦力工的青年，去給一個卑賤的女子送去為數不少的一筆錢，見她是自己朝思暮想的那類美女，於是難以克制地與之發生了性關係，即使迫不得已使用暴力征服了她，那也算不上是多麼罪惡的事吧？須知她可是一個卑賤的女子，而自己是一個一向循規蹈矩的好青年啊！是不是也可以反 過來看，那樣的事果然發生了的話，也未嘗不是她的幸運呢。

周秉昆與別的青年不同之處在於，因為曾有一個時期，經常聽哥哥姐姐們一起分析和討論小說中的人物，深受影響，不知不覺便也養成了對自己的言行認真分析的習慣。也可以說，文學間接給予了他那麼一種後天稟賦，一種從未為人所知的能力。再加上後來街坊鄰居的閑言碎語，對鄭娟這一類的女性的傷害也可謂是相當的深刻的。好在鄭娟在賣冰棍母親的教養下，爲母則強，又是一個大心思并且心性堅韌的人，她忽略和自閉了很多難堪的境況，讓自己帶著瞎眼的弟弟和幼小的兒子堅强的活著。但是，在那個年代，有許多和鄭娟一樣境遇的女子都沒有活過來。

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周秉昆母親病倒，他脫不開身照顧母親。無奈之下只好找到心上人鄭娟，讓她來幫忙照顧母親。自從周秉昆開始給鄭娟家送錢以後，對鄭家的幫助讓姐弟倆很是感激，得知周母病倒以後的情況後，鄭娟沒有遲疑，收拾完東西就前來照顧這個家，挑起了照顧兩邊家務的重擔。一邊照顧孩子，一邊照料半身不遂的病人，將家裡操持得井井有條。春燕和她徒弟於虹經常前來替周母按摩，也教鄭娟一些手法和按摩的穴位，鄭光明在一旁也跟著學，鄭娟忙不過來的時候，就是鄭光明替周母按摩。後來周母在鄭娟姐弟倆的傾心照顧之下，真的能下床走動了，只是腦袋開始不清醒，把鄭娟當成大兒子周秉義的媳婦郝冬梅，把鄭娟的兒子鄭楠、鄭光明，還有周蓉的女兒周玥這三個孩子當成了郝冬梅的孩子，在鄭娟面前說鄭娟是狐狸精，前來禍害她家和小兒子。

鄭娟在大家眼裡是個不折不扣的寡婦，未婚先孕，名聲不好。在那個思想較為保守傳統的年代，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他的這個行為，遭到左鄰右舍的冷眼，平日對他和顏悅色的人，也在背後指手畫腳，議論紛紛……

這一幕，就能真正看清了什麼叫「人言可畏」，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

因為鄭娟和光明對秉昆母親無微不至的關照最終讓周母康復了，這件事，鄭娟和秉昆的婚姻才得到了周家人的認可，鄭娟也因此贏得了周家人的尊敬和愛戴。

生活中，總避免不了這樣一群人。他們自以為高人一等，對別人的一切行徑都指手畫腳，看不順眼，甚至評頭論足。

對這樣的人，我們盡可避而遠之。因為，這樣的人除了會消耗你，拉低你的層次外。沒有任何幫助。

鄭光明在這段時間裡練習的按摩技術為他派上了大用場，或許也就是這麼一個冥冥中註定的看似無用卻又是大用的經歷，周秉昆走了春燕這個後門，將鄭光明安排去了他們的澡堂子做盲人按摩，還能提供住宿，這又讓鄭娟的負擔輕了一些，鄭光明也不再擔心他眼睛看不見成為無用之人背負的心理負擔了。

9. 宣傳的功效：那時候紅衛兵們從檔案、歷史事件、小道消息、道聽途說、捕風捉影、告密、檢舉、揭發、想像等一系列的行為作為宣傳的資料。爲了打倒某一個人或管制某一類人，另外一部分人也從上層掌權領導處得到某種特定的指示而大肆宣傳，造聲勢，以致於這類受管制的人得到嚴厲的懲罰和悲慘的下場，并且殃及子女和家人，這在那個年代是非常普遍和廣汎的。

10. 還有慢慢覺醒狀態下的秉昆感覺到恐懼。那絕對不僅是想像中的恐懼，而是比他的想像龐大百千萬倍的「恐龍」已在城市到處出現，暢行無阻。它們似乎可隱形，也似乎可分身，不但讓所謂工人們聞風喪膽，也讓絕大多數城裡人惶惶不可終日，那就是人們不可以隨便議論政治，更不可以參加政治，因爲自己也不知道什麽時候政治的風暴和利器就會刮到自己的頭上來，讓自己或家人受到牽連和傷害。

11.對官場官僚和官員的態度的容忍程度和看法，對個人既得利益和關方利益集體利益的看法和態度。那時候是零容忍，從來就是義憤填膺和助紂爲虐。

在小説中把社會各階層的社會層面劃分的很明確，高層的權力和人脈，影響力和利益關係都描述的比較清晰（比如郝冬梅的母親爲了女婿就可以隱含的向某些領導提合理的要求）。而底層社會的人們對高層任務的距離感而造成的敬仰，仰慕和崇拜都更一步的促使人們想讓自己能夠與高層人物有一點挂靠，認爲自己有了官家的關係，想當然的認爲高層人物無所不能，無所不可，從而也就造成了周秉昆的怨氣和不解，造成了周秉昆工人朋友們的不理解和怨氣，造成了很多社會底層人物在即使達到了個人的目的，即使是實際得益人，也還是一狹隘的心來度量周秉毅的爲人做事。當然也進一步説明周秉毅這樣一個沒有政治背景，沒有强有力的家庭背景，沒有更高層人員的賞識和提拔，所一無論如何任勞任怨，無論如何兩袖清風，嚴肅認真的做人做事，甚至累死累活，帶病堅持工作，到退休時刻也不過是一個廳局級幹部，這看似很不公平，但實際上這就是真實的社會現象寫照。

13. 對人性的分析和解析

（對於人心嚮往的光明和正確，嚮往美好的渴望，底層人的卑微和怯懦，以及對窮苦生活的無奈的理解）

那一天，秉昆站在衚衕口的高處，轉身望著曲里拐彎的小道，良久沒有離去，對自己進行了一番比以往都認真而嚴肅的分析。他不再覺得好玩，而是感到了羞恥。當鄭母向他伸手要錢時，他內心裡除了理解，其實也生出了幾分鄙視。他認為那老太太應該因自己的言行而感到羞恥，並奇怪她何以絲毫沒有感到。在對自己進行了一番分析後，方知自己才是最應該感到羞恥的一個人。

望著污雪覆蓋的小道兩旁原始人洞穴般的土坯房，他心中生出了一種極大的憂傷——那就是民間真的好淒苦，簡直就是對「形勢大好」的諷刺！如果逐一敲開那些歪斜破朽的門，家家戶戶也許都有一本苦經吧？人們每一天的日子其實就是別無他法地念著苦經，還絕不許念出聲來（爲什麼不能念出聲來？那是因爲那時候的社會環境和政治氣候不允許，隨時都有一雙監視你的眼睛或耳朵在盯著你）。那一天，這光字片的青年秉昆補上了一堂他對社會的認知課——民間的種種無奈無助，原來並不僅僅存在于被他和春燕們形容為「臟街組合部落」的光字片！

作者對人性光輝盛贊的其中的另一篇幅：

鄭光明和鄭娟作為兩姐弟，在一個「有愛」卻又命運「悲慘」的家庭長大，鄭母把兩個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的「姐弟」撿來，組成了這麼一個「家庭」。由於鄭娟生得乖巧漂亮，年輕輕便遭人輕薄，21歲未婚生下兒子鄭楠，弟弟鄭光明從小眼睛就看不見，一家靠著鄭母每天推著小車上街賣冰棍和糖葫蘆掙一點錢勉強養活，直到有一天周秉昆受人之託前來給他們送錢，命運的扭轉才開始在這家人身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也同時改變了周秉昆的命運，或許，這便是他們前世未了的緣份。

秉昆看到冬日裡，正午的的太陽高懸於當空，櫛衚人家的屋頂（如果那也算是屋頂的話）反射著刺眼的銀光。

盲少年鄭光明舉著一片瓶底望著他，他不知道雙目失明的人究竟還能望得見什麼？在他看來，陽光照耀之下的盲少年的頭頂，似有異樣的光輝。那當然是他的錯覺，因為他也盯著那片瓶底看了一會兒，瓶底所反射的有色的光讓他有些暈眩。

秉昆對那盲少年內心裡充滿了感激，是因為盲少年對自己的突然一跪。（這是秉昆對底層人的卑微的行為而聯想到的感悟）

那一跪讓秉昆悟到了一個道理——當別人對你下跪相求時，表面看來完全是別人的可憐，往深處想想，其實也未必不是別人對你的恩德，因為那會使你看清自己究竟是怎樣的人。而看清自己，總是比看清別人要難的。誰都希望看清別人，希望自己看清自己的人卻不是太多。真實情況很可能是這樣——自己內心裡的醜惡，也許比自己一向以為的別人內 心裡的醜惡更甚。

14.（對於底層人民的自我安慰法則）

咱們中國人最愛說：認命吧！像周秉昆的朋友們說：「好秉昆，別難過，像咱們這些貨，有時得認命，不認命是自尋煩惱，自尋煩惱多沒意思！」

周家終究沒與上層人士搭上關係，最令周家家主不忿和傷面子的是親家始終沒有登門拜訪，還有過年送了一次禮的尷尬。周秉昆也還是與他的朋友們一樣平凡的人，只不過是由木材加工廠的青年苦力工變成了醬油廠的青年苦力工，這使他的朋友們在心理上終究感覺到了平衡。人的心理是奧妙無窮的，當受到某類事負面影響開始產生了不平衡之感，卻終究還是獲得了一種極大的平衡以後，會體驗到異乎尋常的愉快。

15. **家庭離異和再婚家庭**

作者還用一個情節反映了當下社會中的離婚率和再婚生活的普遍性。也反映了當下老夫少妻的形成和以前剛解放初期的老夫少妻結婚的不同特點。解放初期的老夫少妻是一些領導階層拋棄糟糠再娶，或為年紀大齡的戰士們解決個人問題。而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老夫少妻現象確是一些女性個人的自身利益為前提的結合。作爲再婚家庭的矛盾處理中，最關鍵的就是如何面對雙方孩子的問題，或者是經濟掌控權限的問題。而老夫少妻的問題是如何面對女方父母的問題。）

有人說，在《人世間》所有家庭中，最不該離異的就是馮化成和周蓉。

一個是詩人，一個是可以為了愛情不顧一切，從很年輕和就愛了，然後有不顧家庭而不遠千里從東北跑到貴州山區的痴情女子。

但是，結果卻讓人大跌眼鏡。

兩人最終還是分道揚鑣。夫妻的離異，受影響的不僅是夫妻雙方，更重要的是還影響著年邁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

一向身體的硬朗父親，在得知女兒離婚後，彷彿一瞬間蒼老了許多。這種現象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也是有許多這樣的案例。

受父母親離婚的影響，女兒馮玥本是成績優異的三好學生，也慢慢變得叛逆，成績一落千丈……

所以說好的婚姻是人生的一大幸事，遇到對的人，能幫助你減輕苦痛與負擔；遇到錯的人，只能互相傷害，互相折磨。

周蓉曾對蔡曉光說：「知道我現在最怕什麼事嗎？最怕周玥某一天帶著那個五十多歲的男人出現在我面前，而那男人叫我媽。我要麼會昏倒，要麼會情緒失控。」

蔡曉光說：「放心，我已經和她打過招呼了。在你沒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之前，我保證那樣的事絕不會發生。」

蔡曉光對周玥的個人問題，並非持特彆強烈的反對態度。畢竟不是親生女兒，如果是親生女兒，估計他的反應會比周蓉更強烈，更難以接受。由於不是親生女兒，他其實是有幾分樂見其成的。起碼，他認為會讓自己省不少心，也根本無須破費。如果周玥嫁給了一個沒房子、工作不穩定、收入低微、家境困難的人，而且非嫁不可、死不悔改，他想，那自己晚年可就慘了，自己嚮往的與周蓉共度與世無爭、與人無怨的幸福 晚年也將泡湯，終會一敗塗地，徹底交待了！這麼想時，反倒覺得周玥嫁給了一位二婚老闆，對自己實在是一幸事。沒花一分錢，養女就嫁作人婦，他甚至有點兒感激。因為心有感激，每次收到周玥的簡訊，他不但回得及時，還字數挺多，句句流露著高興。他明知她肯定無須什麼幫助，卻總是在末尾加上這麼幾句：「遇到了什麼難事，千萬別自己扛著，一定要第一時間告訴爸爸媽媽，我們可只有你這麼一個寶貝女

曉光知道自己一直是重點統戰對象，知道統戰部門的同志比較在乎 自己這樣一個骨子裡具有「異質思想」的人，在乎他在關鍵時候是否能與領導保持一致。他親耳聽到統戰部門的同志閑聊時談到，做好統戰工作的經驗之一，那就是對於重點統戰對象，恰恰應在對方陷於孤立的情況之下更加親近他們，團結他們，以達到最終感化他們的目的。他將養女視為自己的重點統戰對象，如果一位養父與自己唯一的養女搞不好關系，那難道不是太失策了嘛！

鄭光明的「生世」

鄭娟的母親將鄭光明撿來的時候，鄭娟已經十多歲了，那時她自己還不知道她也是母親撿來的，母親只是騙她說她父親是賣糖人的，後來得病死了，她不許鄭娟告訴鄭光明是撿來的，鄭母信佛，她認為遇到的人與人之間的緣份，都是佛祖賜給她的禮物，雖然她只能靠賣冰棍養活他倆。

鄭娟從小生得漂亮，當她長到十多歲的時候要幫母親一起去賣冰棍，母親不讓她去，原因是她害怕小姑娘招惹到一些社會青年的調戲惹上大麻煩，但鄭娟看著母親辛苦只想幫她，果然在賣冰棍的時候來了一幫小青年，冷志強的出面相助讓鄭娟感激不盡，但是冷志強是同性戀，與水哥感情很好，卻又因時代的不認可只能找個女朋友掩人耳目，「棉猴」是冷志強的朋友，在有一次喝醉以後將鄭娟玷污並懷上了孩子。

直到鄭母去世之前，才告訴鄭娟她的生世，她自己也不是母親親生的，她讓鄭娟不要告訴鄭光明生世，母親說：「不管什麼值錢的不值錢的東西都可以撿，但就是不能說撿人。凡說誰撿誰的人都是不拿別人當人的人，是有罪過的。記住，這小弟是神靈賜給咱們的，說不定他自己就是神，裝成瞎了的樣子，看咱們以後怎麼對待他。如果咱們對他好，那神靈也會對咱們好。」

鄭娟說，你一會兒說父親是捏糖人的，一會兒說是彈棉花的，到底是幹什麼的？那我乾脆就說是捏糖人的吧，聽起來要比彈棉花的甜蜜一些。於是，鄭娟姐弟倆生命里有了一個捏糖人的假想父親和一個賣冰棍心慈如活菩薩的母親。

鄭光明眼睛的看不見，卻讓他的心更加敞亮，或許正應了他母親說的那句，是上天賜的禮物，光明是有慧根的，只是來人間等待一個可以成全他的機會。遇到母親，遇到鄭娟，遇到周秉昆，這一切都是他前半生修行的鋪墊，直到橋樑搭建好了以後，他的這段修行之路才算功德圓滿。

借用在書里說的兩段文字來說明有關鄭光明的人生故事，一段是他來接鄭楠去超度時對秉昆說的，一段是全家團圓大結局時發來的新春祝福簡訊：

「古往今來，人間福祉，總是最後才輪到蒼生。天道不變，佛亦無奈。佛法無邊，並不是指佛能力轉天道。天下蒼生只有耐心盼望，除此之外，別無他法。所謂巨變，無非是又換了一茬茬權貴而已……」

「一時善，一時佛；一事善，一事佛；一日善，一日佛；日日善，人皆佛。善善相報，佛光普照，我佛保佑親人們歲歲平安。螢心。」

《人世間》一共寫到三次死亡。第一次是周楠，第二次是秉昆發小孫趕超，第三次是周父周母…

在讀到周楠的死訊時，説實話，內心完全不能接受，感覺再也讀不下去了。原以為，這樣好的孩子，應該有一番光明前途。他會順利完成學業，然後回國轟轟烈烈干一番自己的事業，實現自己的夢想，改變光字片髒亂差的面貌，沒想到卻突發意外…

而再讀到，秉昆的發小孫趕超因為身患重病，不想拖累家人而臥軌自殺時，確實感到生命的脆弱和無奈。

最淚奔的是父親周志剛和母親李素華的離世。半個多世紀的相濡以沫，兩人總是聚少離多，為了家庭的生計來回奔波，來不及好好「安享晚年」，就被疾病奪去生命…我身邊就有許多這樣的家庭。

有人說，人生是一場無法回頭的長跑，我們只習慣了美好的事情發生，卻拒絕接受不好的事情。

但是，人生總是由少許的美好和不同的苦難疊加的，我們無法選擇。

因為，人生每個階段都有各自的苦。當你都經歷過，就能懂得人生的不易。就像我們40-50-60年代這些經歷和目睹了整個社會變遷的人一樣，特別能體會這其中的含義和滋味。

在最後的大結局中,喬春燕被兒子的一番話說動，幡然悔悟,自己不該因為嫉妒舉報周秉義。馮玥也重遇了馮化成，得知他現在已經出家了,還留了一首詩給馮玥,也算是個很好的結局了。周秉義退休了,和郝冬梅去了當年插隊的地方,回憶往昔，手拉手走過當年的木橋。當年的地方現在已經成為了旅遊景點，恰好姚立松也在這裡，透過玻璃窗看到了外面欣賞美景的周秉義和郝冬梅，姚立松顫抖著過去呼喚著二人，退休了都覺得寂寞了。

特別讓人唏噓不予的是郝冬梅和周秉義坐在大山之巔，此時的周秉義環顧四周牛羊成群，身邊坐著郝冬梅。周秉義寫了兩封信，分別給了周蓉和周秉昆。周秉義說一生最大的幸運就是遇到郝冬梅，如果他有一天不在了，希望周秉坤和周蓉能代替他照顧好郝冬梅。周秉義叮囑弟妹們，要好好生活，可以不做很成功的人，但是必須做一個愛國的人。周秉昆撐著傘和鄭娟漫步雨中，他期望還能有來生，還能和鄭娟在一起。鄭娟嘴上笑著周秉昆想得美，周秉昆嘴角扯出一絲笑意，想想來生能在一起他就心裡美，鄭娟依偎在周秉昆身上憧憬未來。

最後用書中的一句話，與大家共勉：

歲月的列車不會為誰停下，命運的站台，悲歡離合，都是剎那。